



工农兵故事会选

第二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工农兵故事会选

第 二 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6年·北京

工农兵故事会选

(第二集)

*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 3/4 印张 56千字

1965年8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00,001—191,000 定价(3)0.18元

交
道
口
装
订

目 次

革新迷.....	陆炳元	3
“第一回”.....	九 孩	12
两个稻穗头.....	徐道生 陈文彩	20
无米炊.....	赵 新	29
大寨人的故事.....	唐耿夏	36
备课.....	林徽澍	68
“号外炮长”.....	勇 征 铁 马	74
找亲人.....	沈崇明 王鸿枝 徐志淦	81

革 新 迷

陆炳元

今朝我就来讲一个革新迷的故事。

在一个静悄悄的夜里，大家都睡觉了。青年工人章国宝，突然在困梦头里大声叫喊：“成功了！成功了！”困在他旁边的爱人吴月琴被他吓了一大跳，问道：“国宝，做啥？做啥？”章国宝被爱人一喊一問，倒醒轉来了，搔搔头皮，有点勿不好意思地说：“嚙啥，嚙啥，是做了一个梦！”吴月琴“噗哧”一笑，讲了声“神经病！”也就自管自困觉了。但是章国宝一醒倒困勿着哉，头脑里好象一潭生石灰上浇了一桶冷水，劈劈啪啪翻滚了起来，想到日里搞的革新，想到刚才做梦也在搞革新，想着想着，索性輕悠悠地从床上爬起来，“嗒”，开亮电灯，到写字台上画起草图来。

章国宝画的是啥样的草图？是他搞的技术革新——自行车脚蹬碗加弹子机。脚蹬碗是自行车輪子上的零件，每部自行车有四只碗，每只脚蹬碗要加十一粒弹子。为啥他要搞这台弹子机？下面听我作一番简单的交代：原来，章国宝是天馬自行车厂的三級車工，他是前几个月調到天馬自行车厂的。其实，天馬自行车厂也是建立不久的新厂，里面的工人都是不久前陸續調来的，他們除一部分人是从老的自行车厂支援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手，边学边做。章国宝是車工，是專門車

自行車上的零件的。有一天下班辰光，同工段的女工沈愛珠一把拉住了章國寶說：“章師傅，你看我們加彈子象數芝麻一樣，一天數下來腰痠背痛，可是一班最多只能加一千多只腳蹬碗，老是拖住下道工序的後腿，我們臉皮都要叫人家刮破了，你是個革新迷，可否替我們想想辦法？”章國寶哈哈一笑，說：“嗨，沈愛珠，沈愛珠，名字叫愛珠，我看你一點不愛珠，叫几顆鉄珠子打悶啦。怎麼，怕數珠子數成個近視眼，找不到好對象，啊？”沈愛珠知道章師傅是個樂於助人的熱心人，這是他有心說着玩的，便順手拿起剛從頭上摘下的工作帽，朝章國寶身上甩了一記，說聲：“去你的！”轉身便跑了。實際上呢，章國寶雖然自己不是裝彈子的，但早把這道工序跟不上整個生產進程的情況看在眼里，早就想搞一台加彈子的機器，攻破這個生產關鍵，並且使自己的階級姊妹從落後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來。前天，他和車間技術員小王一起，到上海自行車廠去取經，到那一看，人家也是用手工的。不過，章國寶並沒有因此泄氣，一種對革命事業的責任心和進取心促使他一定要把革新搞成功。從上海自行車廠回來之後，他和小王在一起，在沒有圖紙、沒有樣子的情況下，白手起家，自己摸索，他日思夜想，入了迷，所以做梦也想到革新，從困夢頭里也會喊醒。現在，他想想，有了點門道，怕明朝忘記，勿放心，就爬起來畫一張草圖。

章國寶畫好草圖，再困了一會，天一亮，就朝廠里奔。這一天，他和技术員小王，下了班一直研究到晚上九點多鐘。小王先走，章國寶在車間里洗好手，準備回家，一路上還想着彈子機的一只零件還有問題。一面走，一面想，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宿舍門口。他伸手去推門時，一看勿對，自己家裡的門好象是新的，怎麼換了扇舊的呢？一想，自己幾乎笑出來，原來，

他在一个多月之前結了婚，已經由集体宿舍搬到家属宿舍去住了，刚才因为只想到加弹子机上的零件，也就胡里糊涂走到原来住的集体宿舍里来了。他心里有点怪勿好意思的轉身过来，直向家属宿舍走去。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忽然又回过头来，仍旧朝集体宿舍走去。咦，奇怪，章国宝为啥回来縮去，連自己家里到底在啥地方也弄勿清爽哉？勿是：是因为他想到既然跑到这里，为啥不馬上到集体宿舍里再找小王商量商量呢，于是又調轉身到集体宿舍去了。一进门，正好遇到小王，章国宝把来找他的原因一講，小王欣然同意，不过宿舍里人家要睡覺了，到車間去也不方便，到啥地方研究呢？小王突然建議說，传达室里現在倒蛮清靜，可以去和老张商量一下。章国宝說：“好，我們就去。”两个人立刻来到了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张一口答应，章国宝就从袋里摸出草图，和小王两个一会儿商量，一会儿爭論，研究开了。

这里暫且不說章国宝和小王津津有味的在討論他們的革新，先来表一表章国宝的爱人吳月琴。吳月琴是百貨商店的售貨員。这天她在单位里吃好晚飯回来，看見家里門鎖着，知道章国宝还没回来。这是她意想之中的，因为她知道章国宝是个革新迷，迟一点回来是常有的事，可是当她写完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已經九点多了，还不見章国宝回来，又等了一会，还不来。她看看台上的鐘，已过十点，心里倒有点焦急起来，想道，会不会出啥事体呢？等着等着，越等越焦急，便决定到厂里去問問。章国宝的厂离家很近，吳月琴走了七八分鐘便到了。她准备問問传达室的同志，不料一抬头，便看見章国宝和他車間里的技术員小王两人正在指手划脚談得起劲哩。她便叫道：“好，你們两个革新迷怎么迷到传达室来了，是不是要搞传达自动化呀？啥辰光也忘記了！”章国宝和小王被

吳月琴這一喊，倒驚了一跳。章國寶見自己的愛人找到廠里來了，有點兒不好意思。小王卻開了腔，因為他經常到章國寶家去，和吳月琴是熟悉的，便說：“喔唷，小章稍為晚一點回來，你就急煞啦，倒是要好的！”章國寶向小王身上搵了一下，接着對吳月琴說：“因為我們正研究到節骨眼上，放不下來，廠里沒適當地地方，就到這裡來了。”吳月琴說：“家裡這樣近，為啥不好到家裡來呢？”這一提，倒提醒了章國寶，便拉着小王走了。小王笑咪咪地對吳月琴說：“好，到你家裡去，今朝夜點心有着落了。”吳月琴笑笑說：“好，只要你們搞革新，我一定當你們的後勤人員，將來革新成功了，可不能忘記我一分功勞！”說得三人都笑了。

这天晚上，章國寶和小王把加彈子機的草圖確定了。從第二天開始，他們除了領用了一部分材料之外，絕大部分材料都是從廢料庫中撿來的。兩人車車鉋鉋、敲敲焊焊，前後花了三個晚上，把加彈子機搞成了。可是一試車，有個關鍵解決不了，就是彈子盛放器里的彈子加到腳蹬碗里去的時候，常常要軌牢，加进去的粒數也很難控制。這個關鍵正象拦路虎一樣把他們拦住了，他們試驗了好幾次，還是沒有辦法。这天已是星期六了，章國寶約好小王，要在這個星期天把關鍵攻下來。不料這件事被車間黨支部書記知道了，支部書記找到工段里，對章國寶說：“小章，你這股子闖勁是好的，不過也要注意勞逸結合呀，你們已連續搞了好幾個晚上了，這個星期的任務不是完成這台加彈子機，而是休息！知道嗎？”“是！支部書記同志。”章國寶見領導這麼關心自己，只得服從了。

星期六下班比平時要早，章國寶很早就回家了。他愛人還沒回來。這幾天，他和小王連續搞了好幾個晚上，人也確實感到疲勞了，心想休息一會也好，可是腦子却老靜不下來，只

要稍为合一合眼睛，无数銀光閃閃的彈子就會在腦子里跳起舞來。說實在，章國寶的一顆心里別的東西都裝不下，只有一個東西——加彈子機。他，真是着了迷啦！可是，目前的這個關鍵就是解決不了，心里很焦急。他獨個兒想來想去，忽然想到廠里有個著名的先進生產者講的話來，他曾說，他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學毛主席的著作，它能給自己無限的力量，它是我們攻克一切困難的強大思想武器。想到這裡，便馬上坐到桌子旁，把毛主席的著作拿出來，翻到《實踐論》這一篇，靜心地閱讀起來。

章國寶，正在專心一致地學習《實踐論》，門却“吱呀”一聲打開了，他的愛人吳月琴回來了。章國寶還沒曉得，直到吳月琴走到他面前時，他才發覺，吓了他一大跳。吳月琴一到家，就忙着燒晚飯，平時他們都在食堂里吃，逢到假日，就自己燒。吳月琴到米箱一摸，哎喲，米也吃光了，便對章國寶說：“你快去买點米來吧，家里米都沒有了，我去生爐子燒菜。”章國寶只“嗯”了一聲，仍舊在看他的書，因為他看到《實踐論》上有這樣一段話：“……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復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毛主席的這段話，正說中了他心里的問題，給了他無限的力量，他堅決要按毛主席的話去做，不怕失敗。這時候，吳月琴已生好爐子，在燒菜了，她見章國寶還把头埋在書里，便跑過來，把他的書一搶，說：“喂，同志，人家米店要打烊了，你稍為停幾分鐘再看不行嗎！”章國寶這才拿了米袋，向米店走去。在路上，他還在想着毛主席講的話。他想，一定是自己的幾種辦法還不能合於實際，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加彈子機的客觀規律，必須重新想辦法，反復進行試驗。

不知不觉，已到了米店，章国宝付过了钱，看着营业员称米，只见营业员将容器放在台秤上，用手将吊着的一根绳子一拉，米就从一个漏斗形的容器里嘩啦啦流出来，见秤杆将要抬起时，手一松，只听“啪”一记，“漏斗”口便被一块装有弹簧的铁皮堵住，看看台秤秤杆，刚好平平稳稳。章国宝平常也来买过米，却没有仔细注意到这个精巧的漏斗，今天却被这个漏斗象吸铁石一样吸住了，因为他从这个“漏斗”上得到了启发，想到自己的加弹子机，不是也可以按照这个原理，做一个“漏斗”，让弹子通过“漏斗”装进脚蹬碗里去吗？他想得出了神，呆呆的站在那里。这边营业员看他不过来装米，便叫道：“同志，快到这儿来装米。”章国宝才发觉自己象木鸡一样站在那儿，马上走过去装米。装好米，他把米袋朝脚旁一放，还要看看这个漏斗的结构，他看着人家一个个在买米，忘记了回去。

章国宝看了半天，觉得用这个办法来加弹子是很可能成功的，只要找小王把脚蹬碗的旋转速度算正确，就能搞出一台半自动的加弹子机来。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快活，便想拎起米袋回家，哪知伸手去拎米袋时，米袋却没有了。章国宝一急，想米袋怎么长了翅膀飞了，他连忙问米店里的营业员，可曾瞧见他的米袋？营业员说，他们正忙着哩，根本没有看见什么米袋。周围的人也全都笑了，这么大一个人，怎么连刚买好米的米袋都看不住。章国宝没法，只好带着象小孩子做错了事难交眼的心情回到家里。吴月琴一看他空着两手回来，便问：“你怎么去了老半天，买的米呢？”章国宝摊摊手说，“米不见了！”吴月琴还想讲什么，可是她忍不住咯咯咯地笑了。章国宝这下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心想，我丢了米，怎么她倒好笑起来，难道把米丢掉算风格高？这时，吴月琴指指正在沸腾着的锅子说：“米早在锅里了！”嗨，难道吴月琴是个大魔术

师，会变戏法，章国宝买的米会飞到她的锅里；不是。原来章国宝去买米之后，吴月琴在家里已把菜烧好，就等着他的米下锅，可是左等右等，还是看不见他的影儿。她想，这个革新迷呀，可能又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便急匆匆赶到米店去了。一走到米店门口，只见章国宝把米袋放在旁边，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人家在称米，知道他在想窍门，她便轻手轻脚走到他身旁，伸手过去把他的米袋拎了就走，而章国宝却未发觉。

吃过晚饭，章国宝立即去找小王商量。小王说，“这个办法好，今晚我就把图画好，把脚踏碗的旋转速度也计算好，明天早晨八点钟在车间里碰头。”

第二天，章国宝和吴月琴起得很早。吴月琴今天也休息，到菜场买菜去了，可是当她买好菜回到家里的时候，却见章国宝又在玩什么花样了，他象一个顽皮的小孩，把一支牙膏的盖子旋上，用手将牙膏挤了一下，又重新将盖子旋下来，瞧了一瞧，再把盖子里面的牙膏在脸盆里洗掉；洗掉之后，又把盖子旋上，又挤一下，又旋下来看了一看洗掉。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洗呀、挤呀，挤呀、洗呀，一支新买的牙膏只剩半支了。吴月琴看了，真是又气又好笑，便大声说：“喂，你怎么把牙膏都糟蹋了呀！”章国宝却笑嘻嘻的说：“我在研究一个问题，别吵别吵。”吴月琴假装认真的说：“你这样搞技术革新，我这个后勤兵却当不起哩！”

章国宝被吴月琴“批评”了一顿，不再研究他的什么革新了，赶快洗了脸，吃好饭，到厂里去了。他和小王两个，上午又瞒着领导偷偷摸摸在车间里搞了半天，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不到吃饭时间，一台半自动的加弹子机终于诞生了，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四倍。章国宝和小王一星期来的心血终于结出了硕果！

星期一这天，当人们知道半自动化的加弹子机制造成功的消息时，人人跑来祝贺。大家看着精光滴滑的弹子，非常听话的从漏斗形的容器里自动跑进一只只脚蹬碗里去的时候，都高兴得鼓起掌来。特别是女工沈爱珠，兴奋地说：“这下我们不仅不再拖人家的后腿，还可抽出人来支援下道工序哩。”她这一说不要紧，却说动了下道工序的生产组长小陈，她们组是专门在脚蹬碗加好弹子后刮牛油的，也是用手工，速度原来与加弹子差不多。她见章国宝帮上道工序解决了关键，这对他们来讲却是个压力呀，便从人丛中走出来说：“章师傅，我们也不甘落后，你帮我们出主意，我们也要搞技术革新。”章国宝笑嘻嘻地说：“你们不用搞了。”小陈说：“怎么，难道技术革新只好你们搞？”章国宝却不回答，只见他一转身，到自己的工具箱旁端出一台小机器来。

大家一看，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只纷纷议论着。章国宝却不声不响，拿过一只只加好弹子的脚蹬碗，一面用脚踩着机器下的踏脚，一面把脚蹬碗向机器上一根圆圆的铁棒上一套，只见“铁棒”一转，一取下来，脚蹬碗里已均匀地涂上了牛油。

原来，这就是他用挤牙膏原理搞成的涂牛油机。这时候，章国宝才向大家说：“这是涂牛油机，将来安上马达，也可变成半自动的。”

小陈兴奋地拉着章国宝的手问道：“章师傅，你怎么想到也给我们搞机器的？”章国宝说：“我在搞加弹子机的时候，想到如果搞成功，涂牛油就成了关键，所以就来个‘顺手牵羊’，一起搞了。”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说：“章师傅为生产想得真周到。”有人还说：“这下生产的大关键已解决，章师傅和小王辛苦了，可以休息休息了。”

章国宝却說：“你可不能这样講呀，人家小陈可要有意見哩，搞技术革新不能我們包，我們休息，人家可要搞哩！再說，生产上的关键这个解决了，可另一个地方又会成了关键，人可以暂时休息休息，思想可不能休息呀。”

“对，小章說得对，技术革新是永无止境的。”大伙都同声說。

“第一回”

九 孩

“第一回”，并不是一本书的第一个回目，它是个专门名词。至于是个啥样的专用名词？怎么来的？请听我说说下面这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二年夏天。有一天，老矿工连老金忽然注意起小李子来了。

小李子跟连老金在一个采煤队里工作，他是高小毕业生，今年二十二岁。热情肯干，朝气蓬勃。就是有两点：一是贪玩，一玩起来什么都能忘得精光；一是心里没个主心骨，谁说什么信谁的。

连老金很爱小青年。小李子一来就跟他在一起，连老金常常从工作上指点他，帮助他，更关心小李子思想上的进步。

那一天，连老金发现小李子这个爱玩爱说的青年，忽然象经了霜的草，蔫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即注意起来。出了班，往井上走的时候，连老金就问他：

“小李子，你是咋搞的，今天怎么这么蔫呀？”

“没啥！”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生了病了？”

“没啥！”

“是不是出了啥事，有了啥难解决的问题，背上包袱了？”

“沒啥！”

連老金滿懷熱情地關心他，問他，他却無精打采地一口一個沒啥，連老金那性子可是耐不住了。

“你到底是咋啦？”他直着嗓門喊道。“問你为啥这么蔫，你一口一個沒啥。你从哪里學來这么不老實呀！”

經連老金这么一喝，小李子这才把他的事，老老实實說出來。

原來那兩天，礦上來了個說書的，淨說些個鬼怪狐仙。小李子第一天聽了一場，一晚上就淨作怪夢。前天又去聽了一場，一晚上又沒片刻安靜。上着班，脑子里還淨是些個鬼鬼怪怪。这么一來，他這個生氣勃勃的小伙子就耷拉着腦袋了。

“這還能行呀！”連老金一聽就生氣了。“說書的不給咱們鼓勁，倒把咱們的小伙子給說蔫了。不行！得找他去！”

上了井，連澡也沒顧得去洗，連老金就帶着小李子，通神通通直朝河灣跑去。

到那兒一看，只見聽書的人圍了一大圈，那說書的鼓點敲得嘖嘖响，正抖擻精神，在販賣那一套鬼狐經。

連老金分開人群，一直走到那說書的人跟前。正準備給那說書的提出意見，可他把說書的人仔細一看，不禁“啊”的一聲，驚訝地叫了起來。

同一時刻，那說書的也認出了連老金，他手里的鼓槌子嗒的一下掉在地上了。

這說書的，瘦高條個兒，一張長馬臉，戴一副黑眼鏡，穿一身肮脏的府綢褂褲，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從前橫行礦山的窟主沒毛狼的狗腿子獨眼雕。這家伙過去坏事作盡，坑害過多少窮人，連老金也受過他的坑害。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連老金見眼前站的是獨眼雕，厉聲

喝道：“独眼雕，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捣乱来了！”

“不敢，不敢！”独眼雕哆嗦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条说。
“你瞧，这是大队的证明，我这可是合法的，是正当营业。”

“誰管你什么证明不证明，”連老金威严地说。“告訴你，这儿沒你呆的地方。快收拾起来，上派出所去。”

“上派出所？我不去，我要說書。我不去呀？”独眼雕慌张地叫唤着。这条毒蛇，他見連老金不好对付，連忙轉对听众說：“听書的大爷大叔，你們看，我在这儿給你們各位大爷大叔說書，他却不叫我說了。我又不犯法，他却叫我上派出所。大爷大叔們，你們給說句話吧！”

听書的人不知独眼雕的底細，有的人听書听入了迷，又見独眼雕装出一副可怜相，那么苦苦哀求，就說：“他說得好好的，就讓他說吧！”

“讓他說？”連老金生气地说。“你知道他是誰？他是独眼雕。咱們怎么能让他在這儿胡說八道！独眼雕是誰，你們不知道，我可是清楚得很。”

“那你就給說說吧！”

一句話提醒了連老金。他想到：有些年輕人不知道独眼雕，正該好好向大家揭露揭露这个坏蛋。于是，他向大家說道：

“刚才这同志說得对，我应当說說这坏蛋的事，讓大家都知道知道。”他盯了独眼雕一眼，說：“提起这个独眼雕，他是离这儿不远的連家窑的，老早就跟着窑主沒毛狼，在連家窑欺压咱們矿工，真是坏事干尽。

“日本鬼子来了以后，連家窑的小煤窑給封閉了。沒毛狼到了咱这儿，給日本鬼子当大把头，独眼雕也跟着来了。他在這儿干的坏事也不知有多少，我单給大伙說一件吧！”